

兩浙金石志

兩浙金石志卷十六

揚州阮元編錄

元太上感應篇註釋碑

太上感應靈篇

篆書橫列徑三寸許文不錄

勸善凡二十六事懲惡凡一百七十事

忠孝

臣事君以忠孝爲百行之原事君盡忠事親盡孝分所當爲臣子之大節

友悌

兄弟天倫也分形共氣故兄愛而友弟敬而順書不云乎惟孝友于兄弟

矜孤

詩云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幼而無父情寔可憐撫育訓誨皆所以爲恩德

卹寡

詩云子美亡此誰與獨息夫老而無夫窮而無告者仁人之心尤宜憐恤

敬老

書曰汝毋侮老成人以其閱世久而更事多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也

懷幼

語云少者懷之所謂懷者懷之以恩德也孟子亦曰幼吾

幼以及人之幼

慈心於物

隱惻矜卹于物謂之仁如鈞而不網弋不射宿啓蟄不殺
方長不折之類

昆蟲草木猶不可傷

莊子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鱗鳳尙知不啄生蟲不
履生艸况人乎

右勉孝敬慈愛

濟人之急

濟人于窘急之際猶溺而得舟倒懸而得解也以富濟富
非君子周急也

救人之危

見人顛危力能救之陰德豈可量蓋死生于此係焉危而不扶亦獨何心

憫人之凶

詩不孝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幸有遭罹于凶灾豈不惻然思以救之

施恩不求報

排難解紛本欲救人之急豈望報乎若責報於人則施者不厭報者倦矣

與人不追悔

古語云何以怒許不與君子作事謀始既以與人隨又追

悔小人哉戒之

右勉周急扶危

不銜己長

顏子曰願毋伐善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夫自銜己長士之醜行

不彰人短

子貢方人夫子告之以不暇况人有所短而欲彰之此非重厚之君子也

受辱不怨

孟子曰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人能責己則亦何怨之有

受寵若驚

居寵思危蓋福兮禍所倚安得不恐懼戰惕乎夫如是則
祿位可保

推多取少

記云分毋求多蓋利者亂之始也若計利則害義寡取則
不爭讓則有餘

右勉謙慎廉讓

正己化人

書云口身口正口敢不正君子正己而物正者也不能正
其身如正人何

不履邪徑

端人正士行不由徑姦夫佞人動履陰險道若大路舍之不由必致顛危

不欺暗室

此間二行全泐

是道則進非道則退

此間二行全泐

右勉行已正直

積德累功

書云爲山九仞功虧一簣蓋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德無大小積功乃成也

遏惡揚善

易曰君子遏惡揚善大凡人有惡則當掩之善則稱之反是則薄德人也

樂人之善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樂善之謂也

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

仁者見人之德則喜而不寐聞人之失則發憤忘食視人猶己故也

右勉好德樂善

違父母訓

穀梁傳謹慎從爾父母之言夫教子以義方欲子成人不

遵親誨非孝也

違逆上命

權臣擅命子弗祇服厥父事皆違逆上命者也縱汝不畏

國有常刑

暗侮君親

書曰爾毋面從退有後言若事君事親而面是背非陰行

侮慢罪豈容誅

詆觸父兄

父子兄弟一體而分者也入孝出弟理之當然干犯在上

人神之所不容

恚怒師傅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苟或資質凡下必捷以記之師而可怒自暴棄者也

慢其先生

師者傳道授業解惑者也故弟子服心喪三年輕道慢師非學者之所宜

嗜酒悖亂

惟酒無量不及亂此聖訓也小人無德以將恃狂暴以犯上召禍之道也

右戒干犯在上

唾流星

河圖曰大星下流華渚感生白帝然則星者聖賢之精靈

而可唾乎

指虹霓

蝦蟆在東莫之敢指止奔之詩也此則以虹乃星之餘氣指之則獲罪耳

輒指三光

日月君后象斗星萬物精皆蒼生以所仰照而輒指之是有無尊之心也

久視日月

視日不瞬君子知其有無君之心視日月而能久是有不臣之心也

訶風罵雨

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彼敢肆任訶罵者乃不敬乎天也

對北惡罵

帝座在紫微垣中故有北辰之號而衆星共之對之惡罵非狂則愚

對北唾涕及溺

北辰天之樞也居中不動有人君之象對越上帝君子焉敢肆其不敬乎

指天地以證鄙懷

易曰言行君子之動天地也而小人指山盟海誓于枕席之間褻瀆甚也

右戒不敬天地

輕慢先靈

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祖禰而不加敬無父母之人也爾子其從不孝乎

罵神稱正

敬鬼神而遠之聖人之格言也曷嘗以罵爲正乎胡不聞毋瀆神之語哉

呪咀求直

孔氏曰請神加殃謂之咀以言告神謂之祝爾惟不愆奚恤人之言

自呪呪他

傳不云乎有詛有祝禍之本也輕要神明以詛人已鬼神其實臨之

竈火燒香

祭祀則以陽燧取火所以致潔也今太上垂教禁竈火焚香謂其不潔歟

穢柴作食

勞薪炊飯尙或辨之豈惟穢氣上蒸不可作食惡其觸穢于竈之神明也

夜起裸露

南史載劉璉兄夜隔壁呼之不應方下牀着衣立然後應蓋不欺暗室也

對竈吟口及哭

盛夏祭竈則固有神以司之故有疾口禱焉今乃詠于斯哭于斯何意也

引神明以鑑猥事

左傳要盟無質神不臨也况以猥瑣事引神明以鑑照乎是瀆於神明也

右戒褻瀆鬼神

晦臘歌舞

晦者日月交會之際臘者新故交接之時道家所當戒謹也其可作樂也

朔旦號怒

吉月必朝服而朝謹其始也而叫號忿怒其敬安在道藏
所忌亦若此乎

八節行刑

月令立春行慶施惠立夏則慶賜遂行所以順氣序也曷
嘗於此行刑哉

右戒喜怒非時

虐下取功

以急歛暴徵旁緣行禁侵刻下民要取功名殊不思下民
易虐上蒼難欺

諂上希旨

希意諂言謂之諂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所謂逢君

之惡是也

輕蔑天民

左傳所謂以民爲土芥者也民乃天所生敢行暴虐以害之是戕其天也

擾亂國政

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好興事舞文弄法者鮮不爲國之大姦唯上所察

賞及非義

賞以勸善若不宜賞而濫賞或當邑而子縣皆非義也善爲國者賞不僭

刑及無辜

刑以懲惡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蓋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殆哉

棄法受賂

陸宣公所謂紀綱大壞賄賂公行者是也若然則冤枉者多矣民其何辜

以私廢公

唐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用胡人爲節度使致使安祿山傾覆天下

誅降戮服

三代之將道家所忌禍莫大於殺已降其反報不止於殺身滅族而後已

賞罰不平

書曰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若賞及無功罰及無辜何以懲勸天下乎

入輕爲重

漢陳威曰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謹無與人重故陳氏子孫貴顯

以直爲曲以曲爲直

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此衰亂之世也若曲直倒置冤枉者多矣

貪昌於財欺罔于上

陳湯受金上封奏王子此猶未至于害民若受賂以直爲

枉其害甚矣

右戎蠹政害民

兇殺加怒

昔大禹出見罪人猶下車問而泣之子獨何心又加以怒死者寧無憾乎

縱暴殺傷

聖人用刑初非得已乃欲殺人如麻流血成淵獨不見支解車裂之報乎

剛強不仁

春秋傳云剛愎不仁必敗家語云彊梁者不得其死君子可不戒謹之乎

狼戾自用

書曰厥心疾狠不克畏死况凡人自用則小苟不知畏則
喪無日矣

辱人求勝

好勇者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况辱人以求勝者
安知不爲禍耶

以惡爲能忍作殘害

紂觀炮烙謂龍逢曰樂乎然惡無大小厥罪惟均自古惡
人未有無報者

決水放火以害居民

決水以害人之田放火以焚人之屋使民食息無所其害

甚於劫掠者乎

右戒殘狠不仁

強取強求

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昔虞公求璧與劍遂有出奔共池之禍可不戒哉

好侵好奪

漢詔云吏以賄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此侵奪之大者也奈籍没何

治買虛譽

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何爲欲盜虛名于人乎違道干譽雖大禹猶嘗戒之

採取姦利

機巧趨利世有托救火以攫財藉援溺以腊物幸災樂禍
之人口無報乎

巧詐求遷

唐嚴挺之欲求大用稱疾願醫京師意得見上竟爲李林
甫奏罷而不用

虜掠至富

傳曰幸災不仁苟因兵火之際乘時虜獲至富不思貨悖
而人亦悖而出

分外營求

所謂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蠅營狗苟不知限量

至于死而後已

貪婪無厭

記曰分無求多若貪婪而無厭則不奪不壓故老子云禍莫大于不知足

苟富而驕

富而無驕猶爲僅可少有而驕淺中狹量人也驕淫矜夸將由惡終戒哉

右戒苟求名利

傾人取位

傳所謂毀人以自成者如戰國之士所爲是也殊不知出乎爾者反乎爾

殺人取財

書曰殺越人于貨愍不畏死罔弗憝凡不以人命爲重而取財者皆是也

危人自安

語云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今乃告人以利己於汝安乎

滅人自益

易稱君子寡多益寡稱物平施小人反是損人益己放於利而行故多怨

侵人所愛

楚莊王楚子反欲取夏姬申公巫臣皆曰不可而巫臣取

之終致殺其族

耗人貨財

分人以財謂之惠爾乃設計以耗散他人之財縱不入已由我而耗則一

認恩推過

好善惡惡人之同情不能克己力行妄以恩認歸己而以過推于人謬矣

嫁禍賣惡

呂不韋嫁禍於嫪毐袁盎歸咎於晁錯雖苟免一時其後終不得其死也

自罪引他

如公孫敖無功而誣李陵桓溫喪師而歸罪於袁真不有
天刑必有人禍

以惡易好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此君子存心也以其所不善易人之
善是誠何心哉

假借不還

典籍錢物久假而不歸掩爲己有者世最多有此以借爲
名取之者盜也

破人之家取其財寶

昔晉獻公滅虞虢而取其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厥後爲里

克殺其二子焉

號誤號

負他貨財願他身死

有以人生前所寄白金百兩還死者子不肯受者未聞欠債願人死者也

右戒損人益己

射飛

潘濬諫孫權曰絃絕指破皆能爲害蓋謂不惟損於物命亦恐因以傷生

逐走

虞人箴曰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詳味箴言亦戒逐獸

發禁

仲秋螿蟻封戶季秋螿蟻咸附在內皆壅其戶仲春始出非時發掘則死

驚棲

孔聖弋不射宿此聖人仁及於物處禽之棲宿猶人之寢驚之則不安也

填穴

誰能出不由戶螻蟻之有穴由人之有戶也若塞其穴則無路可出死矣

覆巢

月令方春物生戒毋覆巢遂其性也巢乃禽之棲止覆之猶毀人之屋也

傷胎

月令孟春犧牲毋用牝毋殺孩蟲胎夭飛鳴傷其母則子
從而亡矣哀哉

破卵

記曰春田土不取麤卵其生也物雖未成而性命已具於
其中忍破之乎

敗人苗稼

稼穡民命所繫故詩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穡
人而蝗心可乎

無故翦裁

布帛之物生自蠶織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始成

文匹可妄費乎

非禮烹宰

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況又非禮烹宰者乎

散棄五穀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君子譏之蓋食乃民命所繫力耕而成其可棄乎

勞擾衆生

有生之類莫不欲安風波駭而魚鼈擾于淵織羅密而羽禽蹙于澤嗟乎

春月燎獵

國君春田不圍澤繼之以火魯焚咸丘春秋譏之況於常人燔林而獵乎

用藥殺樹

斧斤以時入山林則材不可勝用用藥以害他人之樹此損物之人也

無故殺龜打蛇

龜以卜則殺之蛇當道則斬之况元武神而合形苟非其故慎勿害之也

損人器物以窮人用

因物制器欲利於人乃欲毀損以妨民用者噫是豈仁民而愛物之意乎

右戒損害物命

陰賊良善

荀子曰善良曰賊書曰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暗箭損人逆理之大者

貶正排賢

正人在位則邪人不得逞其奸一網打盡而後快於其心但彼亦未免耳

壅塞方術

人之有技娼嫉以惡之是積行之君子壅于上聞如不傳醫卜之類皆是

侵凌道德

兩法全不志卷十六
昔禹誓師有言曰蠢茲有苗昏迷不恭反道敗德天降之咎况敢侵凌乎

毀人成功

荀卿有言愚者好專事而妬賢能抑有功而濟有罪成事不說况欲毀乎

蔽人之善

凡蔽善之人因已不善恐人歷已故爾傳不云平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挫人所長

龐涓自以能不及孫臏乃以法斷其兩足而黥之其後卒爲臏所殺之也

願人有失

慶鄭曰幸災不仁大凡仁人視天下之溺由已溺之願人有失樂禍甚矣

妄逐朋黨

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歐陽公論之詳矣惟人君不能辨其君子小人故耳

見他榮貴願他流貶

樂人之禍禍將及之不見李苻欲置盧多遜於死地苻隨亦貶死於其所

見他富有願他破散

富貴在天見人富有而捺嫉妬之心欲其破耗縱快其意

何益于已

見他失便便說他過

人之有德慧術智者恒存乎疾疾一旦墮于陷穽不能援
又下石焉殆哉

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

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此妨賢病國之人不知稱人之
善人亦稱其善

紊亂規模以敗人功

左氏宋羊斟不與羊羹之享故敗宋師君子乃謂羊斟非
人也刑孰大焉

右戒妬賢嫉能

乘威迫脅

如董卓強聘皇甫規妻拔刀圍之而曰孤之威教何有不
行於一婦人乎

逞志作威

書曰毋依勢作威夫肆欲陵人快一時之私不知怨之者
深禍不旋踵乎

苛虐其下

君可馭臣下主足制僕妾苟不以其道則禍在蕭牆吾待
如犬馬彼視若寇讐

恐嚇於他

平丘之盟口疑恐喝於諸侯晉遂失霸况常人乎若取人

財物明有刑書

凌孤逼寡

書云不虐無告老而無夫幼而無父皆窮而無告理當哀矜况忍凌逼乎

壓良爲賤

彼亦人子耳陷其身於驅奴之中寧無衛青者哉况於法非輕於汝安乎

右戒威力加人

短尺狹度

同律度量衡王者之大事也小人惟知欺心以取利不知犯法以致禍也

輕秤小升

謹權量蓋持其平也陳後主時雷震殺一人背有字曰斗秤輕重宜戒之

以偽雜真

揚子有云欲售偽者必假真夫以偽代真害人者莫如藥誤國者莫如奸

謾罵愚人

漢王吉傳民者愚而不可欺夫愚者而可謾天理不可謾吾誰欺欺天乎

虛誣詐偽

無稽之言誣善之人微詭之行象恭之心有一于斯小人

而無忌憚者也

誑諸無識

王制所謂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欺天罔人過于

白晝攫

下缺

左道惑衆

王制執左道以亂政殺爲

下缺

也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族

下缺

竊人之能

如郭象竊向秀所註

下缺

類殊不思作僞心

下缺

穢食餒人

色惡臭惡

下缺

食而

下缺

右 下缺

背親向踈

不愛

下缺

德蓋於所厚

下缺

薄也恩義安在

骨肉忿爭

唐張公藝

下缺

字遂能九世同居同氣連枝

下缺

忿乃無

義之人也

攻訐宗親

善稱以親

下缺

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攻發

下缺

之陰私

不義之甚矣

叛其所事

歐公所謂

下缺

禍之墨已彎射羿之弓者是也

下缺

者狗

餽不食其餘

受恩不感

子曰以德

下缺

受恩而不知感乃忘其所

下缺

惠食言春

秋所譏

得新忘故

漢

下缺

之妻不下堂貧賤之交

下缺

新忘故不義之甚也

右

下缺

恩背義

向背乖宜

凡人燭理不

下缺

則必昧于趨向是所謂曠安

下缺

居舍

正路而不由乎

是非不當

荀卿下缺非之謂智若以是爲非以非下缺指鹿爲馬枉者多矣

棄順效逆

石蜡有云下缺效逆所以速禍也惠迪吉從逆下缺影響禹之言也戒哉

偏憎偏愛

好惡不下缺中則不能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不缺惟仁人能愛人能惡人

每好矜誇

書云矜下缺喪厥功又曰驕淫矜誇將由惡下缺人自口者不久之道也

作爲無益

其下缺

益害有益官吏臨政與

下缺

受其賜及是則遺患

矣

施與後悔

缺

中勿許人物正恐施而

下缺

而後悔則不成恩惠矣

念怨不休

缺

子所善以其念舊惡

下缺

寢皮怒猶未已忍人也

見他色美起心私之

缺

爾者反乎爾者也俗諺

下缺

妻女淫人宜深戒之

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

缺

許聘于齊則客或跛或

下缺

之於房卻克怒伐齊幾亡

右戒好惡乖宜

訕謗聖賢

如下缺

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日月

下缺

雖欲自絕其何

傷於日月乎

謗諸同學

鹿

下缺書曰毀人者人亦毀之不曰自毀

下缺

合志同方

而欲謗之非義也

離人骨肉

晉驪

下缺於獻公使父子相離而

下缺

不四年而人亦殺

其子矣

破人婚姻

婚姻下缺之好人之大倫繫焉而鼓下缺之豈君子成人之美哉

形人之醜

缺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下缺過不當于無過中求其有過

訐人之私

以訐下缺聖人所惡人有小過當爲掩下缺攻發人之陰私薄惡甚矣

毀人稱直

缺直在其中爾乃毀人之短下缺直夫何直之有哉祇取辱耳

造作惡語讒毀平口

缺

善之人其辭游大率讒譖之

下缺

代無之惟其聽之者

不明故也

右戒毀謗讒譖

□□

井養而不窮百姓所以並受其福若驀越其上則有井泥不食之患戒哉

□□

竈者五祀之一烹飪是賴民命係焉敢有超越之者是褻瀆其神也

□□

口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況於食上跳躍而過其可以伺人乎可不戒諸

□□

記云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同類可躍君不見跨下士乎

右戒非禮違越

知過不改

人誰無過過而能改是謂無過過而不改則惡日長是故惡積不可揜也

知善不爲

吉人爲善惟日不足旣知善之當爲而不爲則亦知惡之

當去而不去也

護己所短

周子通書今人有過不喜人規猶如護疾而忌醫寧滅身而不悟也戒之

怨天尤人

不怨天不尤人反己自脩無怨乎外若怨天者則不勤尤人者則無智也

苟免無耻

苟免刑罰而無羞媿怙終之人將由惡終文中子曰辱莫大於不知耻也

于求不遂便卽呪恨

事有不可行力有所不及求而必獲雖聖人亦有所不能
焉何敢呪恨乎

右戒弗能克已

用妻妾語

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惟婦言是用商紂亡國謀及婦人
雍糾亡身戒哉

不和其室

禮運云夫婦和家之肥也多因惑於嬖妾致有夫婦反目
家之索可待也

無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世有易內而飲酒驅子以殉戰彼

皆禽獸之行也

右戒齊家無方

逸樂過節

逸豫無期詩人所刺樂極則悲禮經是懲管敬仲日晏安
酖毒不可懷也

淫慾過度

樂而不淫者於詩首懲念室慾訓於大易二者不節天壽
之本可不戒乎

力上施設

不恤其力而驅迫過酷惟務貪役人力以成其事不察妨
奪農時而害民

右戒不自慎節

男不忠良

男乾道也咸懷忠良臣子大節不忠不良是不能踐乾道成男之肖類也

行多隱僻

惡之匿於心而他人不及知者陰毒之人也一毫不可蘊於心况多者乎

心毒類慈

李義府類柔恭與人言嘻怡微笑而陰賊害物人謂之人猫然終於竄死

口是心非

言顧行行顧言此君子所當勉若口是心非小人之常態
也何忍爲之乎

鬪合爭訟

聖人之心欲使無訟不仁之人鼓舞斃端螭蚌相持始快
其意是誠何心

助人爲非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然助桀爲虐桀亡
汝亦亡爾戒之

包貽險心

包藏禍心所謂笑中有刀潛殺人此人面獸心之人不知
毒人人亦毒已

理盡厭人

漢江充使胡巫作桐木人埋之誅殺數萬人及皇太子後
武帝夷充三族

懷挾外心

夫爲人臣而懷二心爲人婦而挾私意皆天理所不容鬼
神所共誅者也

非義而動背理而行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一舉動而乖於禮
義無所不至矣

右戒性行邪僻

女不柔順

女子十年姆教婉婉聽從巽爲長女以其有柔順之道焉
否則惟厲之階

不敬其夫

儀禮云夫者妻之天也可不敬乎彼庸奴其夫欲何所爲
乎是不祥人也

失禮於舅姑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不飾不敢見而敢失禮者雖有婦容
婦功真悍婦也

常行妬忌

以色日妬以行日忌此女子小人之常情皆君爲臣制夫
爲婦制而然也

損子墮胎

既已成形亦一人命載生載育而以毒藥殘其生其慘過於剝剔孕婦也

右戒婦人女子

○人生天地間凡吉凶福禍善惡得失消息盈虛之故一感應之理而已感應者其陰陽之妙用氣理之真幾歟是故吾夫子釋大易中孚鳴鶴一爻曰君子居室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違之萬化不窮感應一理所以感應者皆自心出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言行實感應之樞機也善則明理不善則昧理人以善爲感應則感應同乎天故曰動天地又釋坤履霜一爻曰積善之家必有余

慶不善必有餘殃蓋以天下事未有不積而成者所積善則福及子孫積不善則菑流後世慶所以勉君子殃所以戒小人此感彼應如響斯答事理必然無可疑者故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其斯之謂歟蒙嘗見善齋李先生註感應篇其善善惡惡之言如指諸掌嗣而鄭相安晚湯侯北村徐公博雅幃而爲贊衍而爲解韻而爲詩愈益明白今錢唐善士陳君寔又能析條比事列屬附註揭之座右真勉人立心行己存善去惡之龜鑑三教諸經同一律令予謂鷄鳴而起孳孳爲善一言一行不欺心不欺人盡己之忠以寔之信如心之恕主一無適之敬惟恐少失其人卽是君子否則言行不相顧心口不相

應不畏天戒不恤人言其人非小人而何蒼蒼冥冥乎
可懼久聞陳氏父子皆好善知有天刑人禍出人起居恐
懼修省舉頭若有神明暗室屋漏若十手十目之指視何
止一鄉之善士而止哉求余敘篇首不敢辭凡我善友尙
監于茲仇遠書

○感應篇懲惡勸善之書也世多以爲道家文字非儒者
所尙又其言不能常接於心曰雖前賢句爲之傳篇爲之
贊長篇巨帙大字正書有束之高閣新若手未觸者遂使
太上之言幾于具文竊嘗稽之於書則曰作善降之百祥
作不善降之百殃於易則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
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然則福善禍

淫之理猶響之於聲形之於影雖其設教不同而所以使
民向善背惡則其理未始有異也今閱其書往往與經史
相合特覽者未之察耳於是博考經傳參合同異附註句
下區別其類檢二十六門纂集成圖揭于座右以便觀覽
若盤孟戶牖之有銘俾得常接乎目每警乎心不至於怠
忽遺忘也顧其辭詳則卷軸有限又懼覽之者憚繁故簡
易其文昭著其義若欲泛覽流觀則有前賢之傳贊在苟
因筌而得魚同歸于至善不遷之地則余之所望也泰定
甲子上元錢唐陳堅君實繡梓奉勸

○三教垂訓惟制其心堯傳於舜舜傳於禹曰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中者喜怒哀樂未發之

謂純乎天理至善而無惡然因一念之發而後善惡分焉
故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必當遏
人欲於將萌而不使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苟非靜而存
養動而省察則安能發皆中節無過不及者哉老子之書
曰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蓋人能息念
神水常清休心靈源常靜則水火自然升降至於動靜兩
忘清濁一源則天地之理悉皆歸于一身釋氏之書曰應
無所住而生其心不應住色聲香味觸法生心若心有住
卽爲非住不取於相如如不動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
諸相非相卽見如來李善齋集太上感應篇傳載處士朱
貞白曰世言不欺神明吾以非謂天地百神但不欺心卽

爲不欺神明蓋心者神明之舍或問曰事神乎曰事吾心
神而已事之云者不待黍稷犧牲之奉惟以不欺爲事耳
燕山竇十郎名禹鈞年三十夢父祖謂曰汝壽不永且無
子曷不早修陰德以迴造化禹均惶懼於是遇親戚故舊
及貧困者有喪未舉有女未嫁或窘而無業公皆出金帛
以助成之與夫焚券嫁僕夫之女得金還去失之人每量
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餘皆濟人之急家惟素儉建屋
聚書廣開義學苟口脩德無不樂爲後十年復夢父祖謂
曰今汝名挂天曹以有陰德延筭三紀賜五子各榮顯仍
以福壽而終當爲洞天真入又曰陰陽之理大抵不異善
惡之報或發於見世或報于來世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此

無疑也禹鈞愈積陰功五子八口登第貴顯爲叅政尙書
學士公爲左諫議大夫八十二沐浴別親戚談笑而卒范
文正公曰吾之宗族在吾固有親踈以吾祖宗視之均爲
子孫况祖以積德至吾富貴今苟不恤宗親又何顏入家
廟見祖先乎遂買良田四十頃爲義莊均及宗親歲支口
糧緜帛嫁娶喪葬皆有贍給其子克紹父志增廣義庄父
正公遣子堯夫姑蘇取麥舟次丹陽見故人石曼卿三喪
未舉盡以五百石麥舟付之旣歸文正問見故人否堯夫
以曼卿三喪未舉爲對文正曰何不以麥舟付之堯夫曰
付之矣文正怡然喜見於色其父子德量一至於此王沂
公之父掇拾字紙滌以香水收焚後夢宣聖曰汝敬吾教

當遣會參乘生汝家生子名會榮顯拜相尚霖因李口病
故而貧乃資助其母函骨歸鄉嫁女于士族夢鑄泣謝來
生口子後官至大理寺丞李謙嘗值歲歉出粟千石以貸
鄉人明年又歉人無以償公焚借券後復大歉竭家惠濟
賴以全活者萬計李口口拯濟貧困積四十餘年未嘗少
怠韓忠獻公琦富文忠公下闕堯佐王懿敏素李允則知
郡歲餽自出已財下闕全活飢民至於九百六十餘萬蘇
文忠軾知杭州大疫出財合藥施療所活萬千子孫悉皆
登第貴顯其韓公琦富公弼爲仙主紫府司崑臺王叟劉
燼行醫能善用心雖勞不倦治療多効死墓尸解居地香
氣累月不絕如子房之忠吳猛之孝許真君除害救民趙

素豪濟窮卹死周伯持收瘞遺骸李五郎不欺斗斛陳安
世不殺物命景相酷好放生皆得升仙呂公誨爲官正直
昇爲上帝司糾王昌遇本推司不敢棄法受賂白日上昇
爲保和真人周惠化好施窮困辛苦不倦度爲西華真人
王咨權鹽灌川疆鴛抑民倍認鹽額戶皆破敗咨亦暴卒
爲牛馬絳爲幹官苛虐督錢不問額之虛實物之盈縮肆
暴督刷背發左右兩疽宛如杖脊深可寸餘洞見五藏肉
潰至盡脉息方絕李若水爲淮南司理枉勘一僧爲寇以
濕紙糊口鼻土囊壓臍腹裂而死獄吏李口推官劉元閣
四判官趙禹皆暴卒李若水腹痛號呼而卒一門喪盡虛
多遜貶朱崖而李苒改合窳春州死地後苒坐事口宣州

公諱舍刺甫丁至元十二年公

下闕

中書省伯顏丞相奇

公之才薦引進見傳中書省咨發浙江省差充嘉興上海

縣達魯花赤至元十九年祇

下闕

敕命累調紹興之山陰

衢之常山安豐之霍邱寧國之涇縣建康之句容皆任長

官再調杭之稅司提舉又再調常州宜興同知延祐六年

以資考陞轉欽受

宣命朝列大夫廣州路治中時公年

未七旬遂移文謝事公平生以謹恪立身以勤儉成家以

至誠奉上以慈惠撫下六宰縣一司征一同知州事過化

之地皆有恩澤及民民愛之如父歷仕四十餘年其仕止

久速意趣澹然廉名廣譽始終如一誠當世之良吏也及

其餘年可仕乃急流勇退隱居于杭之豐樂橋東舊班前

築池圃植花竹爲高世避賢之舉以禮義教子孫以詩酒
交親友視富貴如浮雲得逍遙物外意易所謂知進退存
亡者公有之矣至治三年夏七月一夕公呼諸子前曰我
一生仕路廉謹勤儉賴以立身成家今與汝輩永訣汝輩
當念我各爲保家計遂正寢而逝公生於庚戌歲之十月
十五日沒於癸亥歲之七月十二日享年七十有四公娶
夫人墊赫別諸子侍奉在堂子男五人長木八刺沙次哈
馬刺丁阿老天丁忽賽因皆蚤世又次納速魯丁蒙古翰
林伴讀女二人長寶憐次惜里別牙男孫三人長阿老丁
次法忽魯丁童童孤子木八刺沙納速魯丁已於癸亥至
治歲孟秋吉日奉公營塋于錢塘之西湖南園從治命也

然哀慕公之罔極遂誌公之功德于石口示後之子孫于無窮庶少發公之幽潛于萬一云 泰定改元甲子孤子木八刺沙納速魯丁立

右在南屏山麓正書廿三行行字不等碑無額上刻雲月之象按文舍刺甫丁以伯顏薦峇發江浙六宰縣一司征一同知過化之地皆有恩澤似有政績可考今唯至大己酉湖州府治碑有忠武校尉總管府治中木八刺沙是其子衢府志載至元二十四年舍刺甫丁以敦武校尉任常山達魯花赤而已年未七十隱居杭之豐樂橋卒塋西湖之南園而墓碣之出復得與於載籍亦幸矣哉回回貴族稱賽典赤此云

系本哈撒尼乞答察大王位下諸色人匠宣差知非
顯族也長孫阿老丁曾于西文錦坊南營真教寺俗
稱禮拜寺有明永樂敕諭碑見杭州府志南園卽侂
冑別墅元時猶有此稱

宣聖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卽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歲

冬十一月庚子二十一日也薨於周敬王四十一年卽魯

哀公十六年壬戌歲夏四月己丑十八日也

按春秋三傳史記世家索

隱閔聖譜系及孔氏家譜東家雜記祖庭廣記家語世系年表辨證等書各有異同今以朱文公論語集註中所紀

正爲至西漢元始元年追謚褒成宣尼公魏太和十六年謚

文宣尼父後周大象二年封鄒國公唐貞觀十一年尊爲

宣父乾封元年贈太師開元二十七年封文宣王宋大中

祥符元年加封元聖改封至聖文宣王惟宣聖之道垂於

後世學者受罔極之恩巍然衮冕嚴於學官不能家有其

像謹按孔氏家譜云家廟所藏本衣燕居服顏子從行者

世謂之小影唐劉禹錫作許州新廟碑有堯頭禹身華冠

象佩之容肌之白鄒魯者是也近世所傳殆失其真法謹
依小影作弁服坐像刻之於石置會稽郡庠使人得墨本
朝夕瞻仰所謂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者心存目注若
見聖人於千載之上豈非學者之所甚幸歟至于譜系封
謚生覺歲月散載諸書并彙集附刻云泰定二年歲在乙
丑暮春之月旬章周耘拜手謹誌

國子監學生王時書丹 亞中大夫紹興路總管兼管內
勸農時事王克敬篆蓋

鏡湖范彌堅刊

右碑篆額七字首列世系圖次孔聖畫像末周耘跋
正書三十七行在紹興府學此句章周耘仿孔氏家

廟藏本重摹者也。耘尊崇先聖爲之譜世系序封號。摹小影既案孔氏家譜復改作弁服坐像。王克敬字叔能太寧人。泰定初出爲紹興路總管事蹟見元史。元王達等靈隱題名。

泰定五年春二月吳郡王達莫維賢葉森陸友同游

右在香林洞摩崖隸書四行字徑二寸餘。按王達吳人號耐軒居士有題王緘山水詩見六研齋二筆。莫維賢字景行好學能詩築別業于靈隱時人比之輞川。著有廣莫子集葉森字景修早從貞白先生吾子行游古文歌詩咸有法則。陸友字友仁平江人著有研北雜志四子惟陸友書名最著同時虞集柯九思

皆善書見吳中人物志墨史書史等書此題名居後
或卽其所書也

元石屋洞題名

天然洞 廣莫子

右在石屋洞摩崖篆書字徑二寸餘款字隸書字徑
七分按咸淳臨安志石屋山頂有石菴一名天然庵
篆題天然洞側有隸書廣莫子三隸字元莫維賢別
字也維賢有泰定三年香林洞題名見前

元湖州路歸安縣建學碑

湖州路歸安縣建學記

中奉大夫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鄧文原撰并書

榮祿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高昉篆額

湖學自宋寶元間安定先生胡公以經學爲弟子師由是東南諸郡知有仁義禮樂之教其後郡縣皆立學太學亦取以爲法故湖學之盛最於它郡郡之倚郭縣曰歸安猶未建學附於郡學東偏湖上校官幸滿卽代去因仍歲月漫不加省非闕歟夫術名而不責其實雖善治者無成功而况學乎泰定甲子南陽完澤溥化擢進士第明年來丞茲邑顧瞻興嘅曰余幸以儒決科筮仕之始釋是不圖子負丞矣遂首出已俸買地縣治之東南陂溪山迴互面勢敞爽宜爲學者藏修遊息之所因謀諸長貳與職教者羣言允叶且召邑中慕義之士而語之故咸樂輸助以相康

作於是翦夷榛翳經度餘址爲殿周阿以主以侑塑繪之事咸中儀式講肄有堂居處有舍重門脩廡中外具備肇始于三年四月越一年閏月舍菜以落之又置腴田造祭器以圖惟永久土驩然曰學校風化所先知建學斯得爲政之本矣昔鄭人欲毀鄉校而子產不可是以見稱於夫子也隆古盛時家塾黨庠術序國學莫不有師而又有東膠虞庠成均瞽宗辟雍頽宮之等雖異代殊制然大要使入崇本絀末由體適用自秦易郡縣置守令首戰功師法吏而教始大壞後世隆其棟宇優其廡稍學者得專意問學以希賢聖而人才乃不逮古何哉宴安之習勝則刮磨淬厲之功不篤外有利祿之誘苟可以干時名而梯進取

者何不爲也而廉耻之風微矣有志之士不偶于時則寧
高蹈林谷被褐商歌有以自樂雖時有用台行藏而道無
得喪榮辱是爲爲己之學流俗方訕嘆以爲迂而莫之從
然則人才之作興亦難矣聖門弟子惟子游吳人習聞學
道之訓施之武城弦歌而治故得士如澹臺滅明者古者
國子舍于王宮教于師氏而以時會于大司樂以習弦誦
以學樂舞是弦歌特學道之一事而聖人有取者因弦歌
而知學道之化被于一邑由是而之國之天下皆是道也
夫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歸安壯哉縣真人勝士多樞
息其間今丞之得士安知無如滅明者乎老矣願有聞焉
泰定五年龍集戊辰人日記邑長柏壽縣尹武思文主簿

只兒哈郎教諭楊元震典史周仁壽王平 是歲三月吉日沈良張庭輝陳諫費璋施大亨施環立石 四明任存中刻

右碑在歸安縣學文二十一行正書徑一寸歸安本烏程地宋太平興國七年析置舊附縣學於郡庠至泰定間完澤溥化來爲縣丞始創建於今所鄧文原撰文記之按文原官至集賢直學士兼經筵於泰定元年引疾歸四年拜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以疾不赴天歷元年卒年七十一此碑系銜與本傳合高昉字顯卿大名入又按戊辰歲凡改元二此稱泰定五年者在未改致和之前九月以後卽爲天歷元年

文原撰文之後不及一年卽以病亡矣

元祭南鎮昭德順應王碑

維致和元年四月癸巳朔越廿有九日辛酉

御位下必闡赤託鐵穆爾集賢待制周仁榮欽奉

聖旨致祭于南鎮之祠於是與與祭官紹興路總管于九
思謹潔牲牢醴齊祭告于

南鎮昭德順應王

聖天子之意若曰惟爾

明神宅茲南鎮越自遂古祀事有嘉爰命爾臣聿將

朕命有事于祠斯感而應今既至止縉典是盛牲牢庶品

誠與儀稱

明神欽假式昭視聽純嘏胥螫時其休徵尙
饗

□□□元年四月廿有九日

御位下必闕赤託鐵穆爾集賢待制周仁榮奉

旨祝

釐于南鎮之祠竣事會稽太守蘄丘于九思請文刻石以
備典故欽惟

聖天子耐以四海爲家欽承

祖宗故事不鄙夷南鎮之遠且外也歲遣近臣奉縟典奔
走數千里有事于其庭於皇盛哉仁榮南方之人也待

制集賢幸膺

明命敢不揭虔以對揚神休睦茲祠宇至大二年創始於前郡侯大名朶兒赤公落成

朝廷敕詞臣鄧文原紀其始末樹碑於神門之右今託鐵穆爾朶兒赤公之從子也伏讀至再深自慶幸嗟乎人之仕也一事之善子孫有見而喜焉能遺愛於其民而百世不能忘者其慶譽宜何如哉與祭治中朶台府判官脫歡文學椽田思聰會稽簿孟潼天台周仁榮記

太中大夫紹興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管內勸農事札刺兒台通議大夫紹興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于九思朝請大夫同知紹興路總管府事石抹囊吉刺及奉政大夫紹興路總管府治中朶台承德郎紹興路總管府

判官脫歡承務郎紹興路總管府推官余復承務郎紹興路總管府推官班惟志承務郎紹興路總管府經歷高德淵從仕郎紹興路總管府知事陳進道將仕佐郎紹興路總管府提控案牘兼照磨承務架閣戴景祥承事郎會稽縣尹兼勸農事霍文輔將仕郎會稽縣主簿孟潼建 會稽縣典史王澤 郡人趙良魁鑄

右碑在會稽縣南鎮廟中凡二列上列祭文十七行下列刻石記二十一行並行書是碑以必閣赤託鐵穆爾周仁榮奉命致祭必閣赤託鐵穆爾讀父朶兒赤碑興感太守于九思請刻石而周仁榮記之文後遺愛數語頗深長思碑後列銜惟推官余復班惟志

見舊志而誤余爲金他若達魯花赤札刺兒台同知石抹甕吉刺歹治中朶台判官脫歡經歷高德淵知事陳進道照磨戴景祥主簿孟潼典史王澤府尹霍文輔十人皆不見于舊志金石之顯晦固有時歟于九思明忠肅于公之祖公少時不知其先世後讀行狀始知先世有顯人此書薊邱其先世舊貫也周仁榮元史本傳字本心臨海人師王柏受性理之旨工爲文章用薦署美化書院山長後辟浙江行省掾史省臣皆呼先生拜集賢待制奉旨代祠嶽瀆至會稽以疾卒年六十有一

元嘉興路建學碑

嘉興路重建廟學記

奉議大夫前常州路無錫州知州兼勸農事郡人張采
撰

朝列大夫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尚師簡篆額
中奉大夫前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使徐傑書

孔聖之道集厥大成故其德配天地教浹邇邇歷代崇封
至聖文宣王號春秋仲月上丁日釋奠禮盛樂備雖社稷
弗及

聖朝至大元年

詔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
子無以法王號之上加以大成辭隆義正洋洋乎其盛哉

嘉興古樵李郡學大成殿創宋紹興間歷今餘二百禩屢
陋陘隘傾圯幾壓前守未及改作監郡中大夫 來守

奠薦神位禮弗克施慨然欲新之衆以歲旱且勞民荐饑
請俟稔歲公曰殿苟壓則神位毀豈曰不急且學校所以
長育人材美厚風俗關乎教化之大事不可緩學前有羨
楮幣二萬五千緡寄諸公帑計用不給復割奉議興造會
部使者霍公巡郡亦割奉以振起其志於是掄材運石畚
土陶瓦斲礬塗墍並手偕作寮佐贊其勞胥史叶其能而
富者贈財儒者助稍百工趨事不誡用勸殿基視舊宏廓
而崇高之規撫壯偉荪荪奕奕黜堊 與翰炳耀視他
郡爲盛戟門兩廡翬飛跂翼完美畢具又繪塑

先聖四配十子洎從祀諸先賢像殿後尊經閣正禮堂尙
堅正則潤飾之辛未春二月經始夏六月

觀者無不稱其大而詫其成之亟也采謂大成之論肇自
孟氏以金聲玉振始終條理倡明

孔聖所以集群聖而致然者後世尊之信之其樂其殿咸
載厥名今大成之號彰彰益著遐荒絕徼

舞惟禮樂是式教化是遵矧此郡唐陸宣公宋傅貽輔先
生之所出文物衣冠號稱多士

朝廷賓興舉不乏人可見也已公新斯殿蓋將嚴闕祀之
所且俾學者有所觀感而興起斯文則人材盛而

矣公朔方世族天性渾渾出乎自然敷歷風憲知勵學校

爲明倫出治之本及監守是郡汲汲

建造學宮 務

可謂能屈力殫慮祇順

德音者其所成就豈不大哉故力爲之書以爲爲郡守者
式至順二年八月十有五日記中大夫嘉興路總管府達
魯花赤兼管內勸農事八孔中憲大夫嘉興路同知別肅
臺武德將軍嘉興路治中李新奉直大夫嘉興路府判童
童承務郎嘉興路推官金惠潤承務郎嘉興路推官王勛
承事郎嘉興路經歷劉巨源登仕郎嘉興路知事邵元振
將仕佐郎嘉興路照磨程茂路吏石義矩儒學教授朱謙
學正孟良貴學錄董珪等立石

右碑文正書二十五行在嘉興縣此中大夫八孔暨

部使者霍巡割俸葺廟而張采記之也時以旱澇之餘庀工趨事八月而奏績爲可書焉孔子封號元武宗元年始加大成字此文謂大成之論肇自孟氏其樂其殿咸載厥名固自確論八孔舊志作八札

元安晚軒記

元統三年二月庚申文素仁德誠明真人孫公作軒四楹於佑聖觀之東北檐牖豁疏几席清晏列圖書玩好之物於左右將於是老焉三月丙午公生日時年七十諸孫薛義等繪公像爲壽而請名其軒曰安晚以公命來徵記其言曰公承累朝寵命主延祥佑聖兩觀兼領杭之道教幾四十年未嘗以爲榮煦養徒衆惠愛如一日未嘗以爲德

及建延祥於變遷之餘而崇殿廣閣穹門遂廡與凡室屋
園田水石華竹之屬無不善備未嘗以爲勞杭爲東南大
都會官于茲者多貴人大官與天下之名士大夫則皆與
公雅游情誼雖篤未嘗以豪髮事于焉佑聖祠元武神杭
城有禱必應蓋亦由主祠者精誠所萃有以格元靈而導
嘉貺也是軒之成故皆喜而言曰公雖有意知足知止之
道亦庶幾安乎所居以遲高年於無窮乎幸爲文記之夫
人精神強則足以極思慮之微氣血盛則足以任勞勩之
劇顛危困厄常相遭而相角也及夫齒髮旣衰役其心則
神察馳其形則力敝視聽言動一或過于用焉則病矣故
必有以寧其身而無擾其真焉譬元氣發宣于春夏而斂

藏于歲莫也萬物于是乎處天地之房而蟠以息老所以服勞而順物性也孔子安老之義其有異于此乎雖然欲安者人之同情也而人則有不得然矣蓋天下未有不爲其事而能收其效者足以有爲之時而弛然無後日之虞窮力以行險而欲求安宅之歸若是者吾知其無所于休也然則其必有道之士而後能安于晚乎真人摠道紀吳會絜勤積慮亦既久矣而凡經營彌縫於延祥佑聖者皆筭安晚之基也况夫以約素自持而接物于泰和之圃酌酢一世而未嘗爽其初心則其所以爲安又豈晚而始然也登仕郎江澍等處儒學副提舉陳旅撰并書中書平章政事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奎章閣大學士銀

青榮祿大夫涼國公趙世延篆額元統三年六月十日建
金華陳瑞刻

右在佑聖觀正書二十一行行三十五字篆額四字
碑無雕琢額左右刻麟鳳二像仿漢山陽畫像碑極
古雅當元時猶見二碑今則鳳存而麟重刻矣文素
仁德誠明真人孫公者益謙也見前元武殿碑元季
寂重道教加爵賜紫榮祿修游如益謙者亦時會使
然也延祥觀紹興間祀四聖者爲中興名刹佑聖觀
志載觀中道士張志真時高宗委道錄鉸木成書就
延祥觀傳度此時兼主者似仍宋舊制也陳旅字衆
仲興化莆田人元統初出爲江浙儒學副提舉爲文

自先秦以至唐宋無所不究平生尤篤師友之義每感虞集爲知己集亦以爲益友云

元慶元路儒學塗田碑

慶元路儒學塗田記

慶元路儒學正虞師道撰

承務郎慶元路總管府推官况達書

承德郎浙東道宣慰司使都元帥府經歷李忽都達兒

篆額

元統三年秋台慶分司廉訪副使靜齋李公按部至四明凡官吏貪殘姦豪悍鷙爲民害者發誦無遺政令簡肅士論交慶乃十月朔謁

先聖廟升論堂進諸生問所以爲學歷舉格言大訓勉諭
諄切聞者竦息佩服退則欣然有得也郡泮舊有塗田三
百一十二畝有畸緜鄞之東鄙曰大嵩籍存而佃非歲爲
近境育王大慈寺僧所據以磽易腴指熟爲歉租入僅爲
鈔七十二貫數十年間或納或否田幾乾沒憲部洞悉茲
弊檄 帥閩經理考核僧懼罪及始自實于官聽別召居
民佃種由是隣氓鄭椿等視舊僧租爲稽錢十倍以請寺
僧德昇介社遂懷詐設依增數仍佃久假不歸并兼可圖
也復與鄭交訴於有司吏甘于貨餌依阿不決公閱郡牘
灼其欺曰彼皆規利故介宜兩黜之卽追毀各執榜券屬
郡倅燕山劉侯敬叔釐正其事侯亦銳意斯文議募小民

承佃爲散戶若干每戶田不過十畝畝爲租入若干詭名
冒佃罰有常憲其數則勒之堅珉副以印籍所司互爲鍵
防垂遠弗墜徵僧積負輸棧廩備士供豪民黠髡雖極罷
徒姦無所容噤不復競於是諸生相與請於郡守寧夏張
侯西源曰博哉李公之用心也旣爲學規以教誨我又爲
復田以飲食我公之德其可忘乎時張侯方以教養繕脩
爲急務聞之喜曰此吾志也子盍爲之記以示後師道方
攝教事義不敢辭欽惟

聖元統正皇極富有四海常賦出納悉繇有司獨瞻學田
上嘉惠儒流禁諸侵奪以充粢盛饌設蠲徭賦藝

恩遇罕倫 憲臣勉勵非不嚴且明也然職教或匪其人

宮牆傳舍籍固有田惟利之趨莫詰佃之誰某如是者踵
相接藩籬不密以召外侮履攘侵削爲今通患若斯田者
豈惟豪黠朶頤攘臂得視爲穀中物抑由吾黨士嗜利忘
義推而與之之爲可罪耳今幾沒而復歸非賴 部使者
廉斷之下疇克是耶蓋公之學光明正大故臨事若神積
年姦弊不崇朝而剖剔以絕患於未然誠學校春回之一
機也謹列田畝步角與佃民之數備刻諸石以成公志後
之職教而義利之不明庶亦永戒之哉公名端字彥方保
定人父退齋先生元貞初爲御史有直聲聞于天下及公
爲御史論事嘗諤有父風三八翰林一爲國子師踐數中
外所至有善政樹碑傳誦述公言行宜爲縉紳楷則者也

請以是爲記

是年歲在乙亥十一月日學錄曹性之直學王厚孫立石
張周士刻

一本學 底籍

前宋舊有鄞縣翔鳳鄉贍學海塗田叁伯壹拾貳畝叁
口拾貳步叁口

一段十二都王字一十九號海塗田貳伯壹拾貳畝叁角
壹拾貳步叁尺淳祐十年十一月口司計何堯欽等申本
學有鄞縣翔鳳鄉十二甲塗田隣口天荒塗田壹月約二
伯餘畝東至海港西至練家塘南至大嵩塲行香口廟庵
供僧泥惟地北至海港其地舊名中央塗畧於本鄉十三

甲十二甲之間今屬十二甲係錢貴衛昶等承佃自用工
本築捺年納早黃穀伍十石折納官會伍拾貫文

一段十三都口字口口號海塗田壹伯貳淳祐十年九月
據潘子智投獻到田土坐落翔鳳鄉十三甲東至林家渡
西至育王塘南至清江北至王家塘係租戶陳子安周松
等承佃自用已財築捺年納早黃穀三十六石折納官會
三十六貫文

一增羨租額始末

元統元年以前係育正寺雲巖庵令莊佃陳榮屠成周明
李德出名口佃輕口口口本學循習舊弊失於檢舉每年
上納租錢中統鈔柒拾貳兩

元統二年上司爲見租額輕少口學委官稽攷增羨名僧
口口僧租口口口同周明李德具狀吐退還學自行召佃
後有鄭口口口願增羨口佃并元額柒拾貳兩共年納
中統鈔壹拾陸定叁拾陸兩陸錢口口口定辦納用上
該科錢咨議戶名正糧叁石實納到學壹拾口口口陸
兩陸錢

元統三年本學十月十二日承奉 總府指揮該據經歷
司抄錄列 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分司案驗巡歷至
慶元路據鄞縣民戶鄭椿等告本路儒學有管塗田叁伯
壹拾貳畝零爲元佃育王寺雲巖庵僧口口口租輕少改
令椿等增租種種今本學又行改令僧人仍舊承佃等事

追本路行卷前後文案反覆不一致惹僧俗交爭兩詞不
絕口口本路正口首領官吏貼違錯招伏另行外令本路
經歷司抄案呈路委自府判劉肅奉訓照擬明白保結申
司今據狀申議得上項海塗田叁伯壹拾貳畝叁角壹拾
玖步叁尺聽令儒學從新別行召令不干礙小民照依鄭
椿等元認租鈔口佃納租務要不失元額及不得縱令鄭
椿僧德昇等并權豪勢要之家口名目佃輕租重債欺隱
作弊本路并儒學各置文簿用印關防并寫佃戶鄉都住
買口租畝數合納租錢依上鐫鑿碑記永遠無改追口鄭
椿并僧德昇等元給榜據着落育王等寺催徵排年欺口
學租學養士庶絕兩詞中乞施行得此准擬仰抄案呈路

依上施行 牒呈蒙此呈乞施行得此仰依承

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分司案驗事理依上施行奉

十二都

吳季十一 屠元十五 唐道四 陳重三 錢友五

千亞春 屠元十六 陳來十五 陳亞轉 吳曾十五

黃閏八 陳亞復 王茂二 陳端九 屠元十四 王

榮一 陳端十六 屠宗五 屠廿二 黃明三

十三都

李申六 林亞丑 林大回 林俞八 屠來二 王壽

三 陳友九 陳紹三 周亞庚 王明二

元統三年月日司吏袁麒卿承

右碑篆額八字上列文三十行下列刻田畝底籍租額始末及佃戶姓名四十六行俱正書在寧波府學此廉訪副使李公釐正學田而郡守張榮祖屬學政虞師道記之也文中極道學田之弊所謂蔽攘侵削爲通患者于今未已也李公名端字彥方保定人家世翰林附碑末塗田者瀕海之田應卽尙書塗泥之義今時猶有則田塗田之名讀此知宋時已然矣

元安定書院燕居堂碑

湖州路安定書院夫子燕居堂碑銘

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弁江淞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學士魯翀撰并書 資議大夫持江淞等處行中

書省左丞耿煥篆額

今上皇帝鑑舊制詔萬方優儒蠲役仁其家元統三年
湖州安定書院山長張蔚以夫子燕居故室陋隘率儒衆
鳩工徒徙基而北堂隆序拱增壯曩昔恒廩不預推羨置
禾畝六十有三蔚言宋淳祐五年湖守察節始闢書院創
屋楹四百七十置米畝二千先聖之室侍以顏曾安定之
祠傳習之館皆循矩矱九峯蔡氏紀其績雙峯饒氏主其
教道化大行至元二十三年祠院隣寺勢奪權徙游氏魚
樂亭三十年守許師可卽北城觀德坊市屋五十餘楹院
始定今燕室加崇子適至敢請記以白悠遠翬聞宋天章
閣待制安定先生胡文昭公瑗以蘇湖教授師太學其志

務在洗滌賈藝干利之習復先王之舊其教卓然有造士
風天下宗之英才育焉與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皆有
師道學者稱曰三先生程明道兄弟之所傳雖自濂溪來
伊川游太學聞三先生之教遂厭科舉知其傳之正也先
生家泰州望安定教湖學久卒塋烏程今郡縣書院猶古
黨術之庠序也學者報本必祀先聖先師聖尊而師親師
必鄉賢於泰於湖皆築書院泰先生父母之鄉湖其桐鄉
歟神嘗忝位辟雍蔚園子生也既爲序之敢附雅頌明
聖朝之治正越國之風辭曰
維山有松可斲可度維
水有藻可采可芼由宮而門由堂而室柱礎桓二邊豆秩

二瞻仰

玄聖申二天二顏說曾唯天朗日昭繼是孰先孫息鄒孟
以俟後覺其傳者正安定生世千古寥二濬導洙泗于雷
于君貞我

皇元覆幬持載教澤四充滋益光大太湖之府安吉之鄉
流風餘韻古今洋二弓正氏蔚鼓舞士衆義順事宜崇此
梁棟才以資世學以育才繩二繼二用鑑靈臺 至元二
年月日立 儒職王鉉葉寶孫朱成祖監造 儒生任弘
道模勒并刻

右碑在湖州府安定書院文二十一行正書徑八分
撰文者李朮魯翀按本傳云元統二年除江浙行省
叅知政事逾年以遷葬歸里明年召爲翰林侍講學

士以疾辭此碑立於後至元二年正召授侍講學士之時故於江浙行省上加前字以別之

元西湖書院重修大成殿碑

西湖書院本故宋太學其初岳武穆王飛之第也歲丙子學與社俱廢至元二十八年以其左爲湖西憲司治所其右先聖廟在焉三十一年東平徐公琰爲肅政廉訪使乃卽殿宇之舊改建書院置山長員主之先是西湖鎖鑰橋北有三賢堂祀唐杭州刺史白文公居易宋和靖處士林公通知杭州事蘇文忠公軾於是奉以來祠之元統二年秋大成殿東南角壞葺之者不良于謀因盡撤而治之費浮而物衆功未集而逋已積必來承之竭歲入不足庚養

既不瞻教于何有翰林余公謙國子助教陳公旅提舉江
淞學事蓋深憂之至元元年乙亥秋魯郡胡公祖廣繇江
西行省叅知政事來爲肅政廉訪使凡工賈之未庾者日
訴于庭乃詢于提舉提舉白其狀胡公矍然以爲己任卽
檄真定萬戶府鎮撫符公倫覈寔其費去其浮三之一時
淞東道宣慰使鐵木哥公來監憲司事治書侍御史衛郡
李公嘉賓參知江淞省事胡公與之謀俾儒司以淞右郡
縣學書院羨財助之憲司經歷程公文輝知事徐公宗仁
咸輔成之憲史忽都海牙承贊唯力於是宿逋清而繕脩
之事備矣乃扁三賢祠曰尙德徐公祠曰尙功列志仁集
義達道明德四齋以居多士立大小學以廸後進闢思敬

齋以爲舍采致齋之所既成士子言于泌曰子之至不幸承前人之弊以弗寧于教養幸茲底寧其可忘所自乎宜紀諸石嗟乎聖人之道與天地同流無適不在學者來游于湖上心遡乎泗沂鳶飛魚躍各極其造聖謨洋洋固在是矣若夫三賢所以得祠者亦以其立朝風節與隱居以求其志皆有關於世教也然則篤意於是役者豈無所謂而然哉於是乎書至元二年夏五月朔山長陳泌記賓序前本院山長承務郎平江路吳縣尹陳恕可主奉將仕郎建德路總管府知事孔文學教導黃夔謝瑛儒職張慶孫張榮老直學張處仁儒人陳珪陳永錫范繼孫陳埴孫沈富仁顧昌大范儉孫魏必明殷宏毅吳禎盛明德等立石

司吏吳元澤刻者謝文炳

右在杭州府學正書二十二行行三十一字徑一寸
餘篆額十字此山長陳泌述脩殿之事并作尙德尙
功二祠志仁集義達道明德四齋大小二學暨思敬
之齋皆舊志所未及所述太學書院之興替三賢之
始遷莫詳于此碑元亡書院廢洪武初改書院爲仁
和學奉三賢與岳王爲土神成化十二年左右布政使
竊良卽孤山舊萬壽寺故址重建西湖書院見成化
舊志是元時院在城內後洋街明時近孤山三賢祠
亦稱孤山書院西湖志謂崇文書院卽故西湖書院
似未確而敬一書院亦題曰西湖書院皆未深考也

徐琰字子方余謙字德撫陳旅字衆仲陳泌字汝泉
儒職張慶孫西湖書目碑作教諭可通稱也

元延慶寺施造千佛因緣碑

元統起信閣施造千佛因緣記

瀛海之南有道場焉乃佛子羅睺羅法智大士起圓信心
立圓妙行圓建立衆生以圓力用而自莊嚴之第一法筵
也樓閣巍峨毫端湧現南金大貝玫瑰琉璃諸妙珍寶而
用嚴飾仁賢劫內千佛世尊顯現其中如須眉山臨于大
海一一法身一一般若一一解脫一一力無所畏三慈十
德等無量功德具足圓滿彼彼互攝彼彼互融非次第非
非次第非一時非非一時非一非非前非後非色象非

非色象不可思量不可言說總名之曰如來祕藏攝受調
伏後五百歲南閻浮提信根深厚出家在家四部弟子士
庶男女懽喜踴躍恭敬供養各各身語各各陰入各各氏
名各各志願和合聚集咸入其中魯不從衡曾無老別猗
歟盛哉嗟夫衆生之背本趨末也久矣局局然而小虫蚩
然而昏竊竊然而私恣恣然而妄雖具如來朗然真覺之
體而不自知含十虛無邊智慧德相而不自覺過恒河沙
數解脫法門而不能自用庸詎知桔於生死輪環而不能
自出祕藏虛融元無同異無同異中宛然同異自其異者
觀之心不自知其心法不自知其法四大五陰六根三業
色香味觸各不相知各不相是况千人圓形受質之不同

乎佛衆生縛脫因果之不齊乎自其同者觀之染淨一道也生佛一性也萬法一理也三際一時也一切法一法一法一切法非一非一切而一而一切塵塵涉入念念融通奚啻合千佛光明相好於一珍妙樓閣合千人身心志願於一彈指頃哉假令合百萬億阿僧祇數衆生身爲一身合不可說不可說微塵數衆生心口爲一心口經無量劫普於如來秘密藏中而作佛事及求生佛自他異一共別之相了不可得使衆生界盡衆生業盡衆生煩惱盡而此法門不可窮盡言語道斷心行處滅萬象森羅草木禽魚情與無情一時圓證夫是謂安住如來秘藏者歟登斯閣者應如是觀至元三年十二月朔佛日圓照大師

集慶教

住持 濟

源陳子

以上上列

塔帖木兒

金峨 定

童道隆

邵祖安

陶昇伯

比丘慶壽

王氏妙脩

伊氏妙素

袁氏妙靜

比丘

尼永脩

錢天禧

倪榮通

能氏妙靜

陳清七娘

鄭壽椿

方寅五娘

徐新五娘

徐寅二娘

比丘尼

淨修

清修行

比丘正惟

陳明四娘

信女趙氏

比丘如玉

童道隆

楊氏素真

厲興祖

柯敬道

夏文旺

鄭榮宗

沈大拙

淨慧

殷明三娘

李氏

妙圓

楊氏妙真

王氏妙心

李新十娘

周文奎

張仁禮

李新五娘

如正

陳廷藻

厲興祖

陳明

六娘

陳天爵

如玉

童道隆

張應祥

厲興祖

范妙

徐氏妙安

戴蘇氏妙真敬

蔣新二娘

唐氏榮

一娘

殷氏妙智

吳氏妙圓

王氏珍奴

孫仁翁

潘恩奴娘

王祖德

張宗顯

楊子明

妙湛

陳廷

藻 厲興祖

陳明七娘

張氏文殊奴

如玉 童

道隆

厲氏佛真

孫妙寶

杜氏妙蓮

朱氏道光

屠氏妙緣

羅氏妙心

王氏嗣三娘

徐文富

商氏

妙福

樓慶四娘

潘氏妙音

虞興富

鄭文壽

吉

父屋

陳大堯

如潭

厲寶一娘

和尙

如玉

童道隆

張文安

邵雲一娘

章端十五娘

氏允

明

張氏妙明

鄭氏佛慧

韋江

李良

童道隆

傅氏妙蓮

何德

屠妙盛

孔福壽

王徽

章賢

任 一娘 童道隆 阮文達 張氏妙蓮 張氏妙圓

周劉承珪 阮氏妙安 元 蔣氏妙仁 童道隆

李志悌 傅氏妙清 周氏善寧 任氏妙善 姚氏善

壽 吳氏妙善 戴氏妙清 肅氏妙善 童道隆 阮

復亨 妙清 洪鈞瑞 阮德明 黃元貴 楊妙順

陳宗三娘 童道隆 林德成 余氏妙靜 胡

一娘 胡謙 祝氏妙清 錢氏妙福 沈慶德 何元

嚴氏淨圓 姜榮祖 孫氏妙慧 羅氏妙新 許氏妙

善 祝氏妙靜 陸氏妙能 氏妙心 夏氏妙靜

張閨一娘 傅氏妙法 張氏妙瑞 包氏妙心 余文

二娘 吳氏善德 吳氏妙 王壽一娘 何還奴

薛氏五娘 鄭德盛 錢氏善應 錢氏如連 吳氏三

娘 范德四娘 范德三娘 唐氏妙真 徐德寶 周

仲寶 卓千 呂圓一娘 陳氏慧觀 何復三娘

氏妙真 金劉妙光 王氏妙清 劉更秀 胡重二娘

吳景茂 吳氏三娘 戚氏善應 張三娘 趙德一娘 張氏淨

安 楊氏妙圓 顧巧一娘 蔡榮一娘 曹慶一娘 於祖四娘

王宗一娘 李氏三娘 陳氏妙滿 周氏妙靜 陳得

一 王德潤 華宗智 丁慶二娘 戴宗三娘 戚明三娘 張宗一娘

戚明五娘 謝更三娘 方慶娘 沈壽四娘 氏妙圓 沈端二娘

揚震翁 朱季五娘 周 錢 董宜

一娘 蔣會七娘 余元四娘 嚴氏佛心 陳氏佛緣

張氏妙真 沈氏佛心 葉氏 傅文喜 張世興 楊
文彬 傅文進 王氏正因 周一娘 陳茂二娘
吳氏妙智 洪細奴娘 翁氏淨心 馬氏淨心 陳氏
淑惠 李全一娘 張氏妙修 渝陳妙智 林氏淨心
范成三娘 錢氏道樞 何氏妙圓 張氏妙圓 薛氏
妙善 貝新五娘 李氏妙貞 陳嗣三娘 趙文清
李妙堯 盛氏妙清 李氏惟德 劉氏妙音 董氏慧
明 曹亨四娘 沈觀二娘 陳松平 吳丑二娘 韓
氏妙圓 蔡道寧 王營二娘 朱君 顧德茂 蔡
氏道 周氏允恭 蔡 倪氏普明 傅明二娘
胡仁壽 淨惠 陳儀伯 葛康一娘 嚴德顯 李興

堯 金宗榮 文寶 董端四娘 李曾一娘 鄧文三

娘 厲 七娘 屠氏一娘 福明 氏 張應茂

袁敬道 許文貴 凌德寧 智氏 吳氏 沈氏妙清

梅 十娘 王護 陸氏妙真 文達 鮑氏仁壽 張

安華 王壽富 葉氏一娘 陳真四娘 文超 丁氏

王慶三 鮑宗仁 汪慶一娘 鄭氏佛慧 善

受 張國傑 趙新五娘 林宗一娘 余新十娘 屠

氏妙心 孫文佑 朱文一娘 陳慶四娘 胡明二娘

陸氏妙淨 王成一娘 王榮二娘 陳榮二娘 安

普圓 陳新一娘 王榮四娘 顧潤之 趙慶二娘

陸張慶二娘 陳福二娘 吳伯英 錢夢一娘 袁丹

九娘 呂及二娘 張德珪 姜氏二千十一娘 王德
十娘 羅永壽 聶新一娘 陳明三娘 周溥 費壽
聶妙壽 陸氏善慶 以上下列

右碑篆額十二字文三十三行正書下列刻施者姓名在鄆縣延慶寺按寺在日湖中周廣順中建名報恩院宋至道中改延慶賜南湖福地額圓照文皆宗門語題名三百餘人頗爲雜糅女子之名多用妙字下皆通圓慧靜等字殆皆皈依釋氏者歟

元嘉興路學器物欸識十四種

文學沈天祐造

口口監造謹記

右銅器在嘉興府學篆書漫漶惟文學沈天祐字可讀案大德甲辰嘉興路儒人免役碑有儒學教授沈天祐撰記題名應卽其所鑄也

元嘉興路學鐘識

至元三年歲在丁

丑十有二月十五

日嘉興路儒學造

元嘉興路學犧尊識

至大戊申

孟冬嘉興

路儒學造

元嘉興路學象尊識

至大戊申

孟冬嘉興

路儒學造

元嘉興路學銅酒尊識

至大戊申

孟冬嘉興

路儒造

元嘉興路學銅簠識

至大戊申

孟冬嘉興

路儒學造

元嘉興路學銅簋識

至大戊申

孟冬嘉興

路儒學造

元嘉興路學銅豆識

至大戊申

孟冬嘉興

路儒學造

元嘉興路學銅洗識

至大戊申

孟冬嘉興

路儒學造

元嘉興路學銅爵識

嘉興

府學

又銅器識

府學

祭器

元嘉興路學銅鑑識

至大戊申嘉興

學文廟祭祀

元嘉興路學銅餅識

至大戊申嘉興路

文廟祭祀置用

元嘉興路學銅餅識

至大戊申冬

嘉興儒學置

元嘉興路學銅餅識

至大戊申冬

嘉興儒學置

右在嘉興府儒學祭器共十四種有篆書隸書正書
不一案文廟禮器肇自漢韓勅今關里亦僅傳唐元

和二器州縣有學始自宋初故記興修繕緝爲先務而多不及于器物南宋始制作祭器賜立廟大臣蓋踵宣和博古而制度得詳明也元史文宗本紀至順三年十月命江浙行省範銅造和寧宣聖廟祭器凡百三十有五事斯時爲大備矣此十四種先制于大德至大間其時各學多爲之者南渡行都之後營造爲便也按其款識不同時書體亦不一優劣懸殊非出于一手也

元銅權識七種

面文 延祐二年

背文 人四

面文 延祐二年

面文 延祐四年

背文 杭州路

面文 延祐五年

背文 杭州路

面文 延祐六年

背文 杭州路

面文 至治元年

背文 杭州路

面文 泰定元年

背文
王七

右銅權識七種正書兩面有字一面紀年一面書路
列號不見于載籍古者同度量衡書字則自秦始後
惟新莽稍效之此七種俱在元仁宗英宗之世必有
官司所掌故書路記號如今世鹽法碼子必頒諸部
而史有不及書者歟

元四明祖庭世統題名碑

四明祖庭世統題名之記

法門中本師弟子以義合承統之人有能立言演法恢張
化道爲衆所依歸者宜用顯著而心宗之相付受所以繼
其世於無窮也亦不可不述此四明延慶祖庭世統題名

所由立也稽諸統紀西土自摩訶迦葉十三傳至龍樹東土自北齊遠承龍樹十五傳而及法智皆歷數可考法智以下垂五十傳未有紀述至九世孫我菴無公歸嗣其業益振宗風起廢更燠昏警迷衆翁從化深惟繼承若稽前代正宗碩德大懼湮失因編輯名號序列鐫勒使學者知世統之傳如支流有源本俾愚爲文述其意思嘗聞諸浮屠氏云教觀之旨圓而一元而密淵然莫測巍乎不可卽何敢以一辭贊第惟諸刹之宗夫教門者或弛或微獨斯寺之剏興自始祖幾四百年學徒衆盛不愧於昔而歷代主者又皆出法智之後咸知憑藉神力宏其戒誓所傳賴以經遠其可以無紀歟然不紀其世則不知宗派之的

不紀其統則不知宗緒之正世統紀矣繼之承之而名與斯刻者當思任道至重窮竟旨要以紹休前烈垂裕後人使佛祖之教彌久弗墜此則我庵之志也

至元紀號之四禩青龍戊寅杓貞攝提格哉生明鄉貢進士天台胡世佐記并書

口口尊祖議

如來聖人以開權顯寔開迹顯本之道化天下後世者謂之佛佛弟子以次傳道爲世宗主者謂之祖其實一道爾故如來之將息化也以無上大法付之飲光飲光任持二十年以付慶喜慶喜持法宣化亦二十年以付商那口而至於十三世日龍樹始以文字般若著所證三觀之道曰

中觀論暨譯傳東夏於是北齊以宿悟已證立爲觀法以授南岳南岳承其旨悟法華淨六根以授天台天台始立五時張教用明法華開顯之妙而大暢乎境觀之旨時則有章安執筆載爲疏論其道遂大明法華天宮繼世講演嗣其法者惟左溪左溪門學獨荆谿能承正統述諸記以贊祖謨則他宗異議爲之寢息以文字廣第一義諦則莫若茲時之盛以故世之學者取龍樹至荆谿列爲九祖以奉清祀其有由矣自荆谿以來用此道以傳授者則有興道至行講道不絕會昌多難教卷散亡正定妙說高論三世唯傳正觀之論迨乎螺谿法運將泰天假吳越

錢忠

懿王

求遺書于海東於是教籍復還寶雲嗣興敷揚二祀

而四明法智以佛所生子垂迄海隅一家教部毗陵師所未記者悉記之四種三昧人所難行者悉行之斯慈雲之極言也常是時有爲異說者如昭圓諸師世方指爲山外而法智獨擅中興教觀之名自興道訖四明凡八世所以紹隆正統而顯揚大教者有在於是是宜等而上之用陪位於九祖以尊大其道爲可爾然則今之宗門列刹凡所以講天台四明之道者有能起龍樹至法智通祀爲十七祖以並爲之位誠有見於後學尊祖重道之心也謹議

按法智本紀稟法領徒者三十人今惟列廣智實相神照三師者繫山門嗣廣之緒而列之也廣智旣踵祖武矣何與乎二師因其後之所自出也蓋廣智之子下歷十世世

有繼代者合二十有四人可謂盛矣我寔相則 照會孫
始克繼業到于今六世世有嗣廣者通得二十有三人若
神照之後僅得二支孫在列而始祖下並書三師至於歷
代皆詳其世次者俾爾後葉咸知 本非 諸師
也億微譜系三世幾不辨矣此碣之所以立也嗚呼審已
之所自出而知所 可以惕然思肇業之艱難而念承之
之不易

延洪也 其在

此匡道大師本無羅雲堂之山意軒敘

四明沙門□□□

章子泉刊

右碑篆額十字上層文三十一行篆書十字下層左

刻口口尊祖議中世系圖右又一敘俱正書在鄆縣
延慶寺按佛自入中國後十三世至龍樹而始著論
此教門之始自後分途異趣五燈相續而說繁興替
互更有數典而忘祖者惟延慶居天下講宗之二自
龍樹十五傳至法智又五十傳至我庵歷數可考大
闡宗風此刻編輯名號序列鐫刻亦釋氏之干城也
左列之議于過去者示其黜陟左列之文則疏寺內
之支派爾

元嘉興路重修總管府治碑

重修嘉興路總管府治記

賜進士出身承事郎秘書監典籍簿韓興撰 正奉大夫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吳秉道書 光祿大夫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馬合謀篆額

凡物久則弊弊則葺理之常也弊而弗葺葺而弗完則益
弊矣故大而禮樂制度小而日用供具舉莫不然况於郡
府廳事爲吾民具瞻之地者哉樞李爲西瀾鉅州郡治峻
整者自古昔前政嗣之葺弗完堅賴若綵綴中實摧侈至
元五年後己卯夏四月北庭法忽魯丁嘉議公繇海濱萬
夫長三轉而守茲郡修舉庶政得民懽心暇日率僚案議
曰郡有治豈止爲守理所而已哉禮之大者爲元正之節
天壽之旦有司駿奔服采具如式設帷帟嚴兵衛樂舞在
庭庶官星列緇黃耆氓更頌迭贊凡吾屬東帶端笏頤立

北向獻享興頌載舞載蹈以達吾瞻

天望

聖之忱敬者端在於是乃今楹宇簡陋弗稱具瞻使吾不
有以起廢焉繼自今震凌益加墮圯益甚不足以壯觀而
永厥成其何以臨民哉卽諗于衆疇能佐吾理者令旣下
得郡之富埒一鄉者九姓乃啓帑庀工謹然趨事鋸者削
者塲者甃者工設色者誓巧譬能罔敢媮惰自儀門兩廡
承宣廳舍堂曰公明樓曰環星越麗譙以南二亭屹峙宣
詔在右頌春在左以至宵直有廬禮伏有舍繫馬有軒登
騎有石率易其垢腐翼然以新渥丹深碧滌繪彰施毫倪
聳觀噴噴興歎棟宇之隆於斯爲盛時余以事至郡屬余

記余曰郡治起廢非說以使民者不能是可記也然余聞公之爲理也嚴以勅法循以卹民豪宗有憚已賦調之繁蒙他戶而芘其私者則黜而抑之耗乏不能給役者則覈而復之捲酷毒民蕩產者衆則易而完之雲宗僧有侵漁其類譏抗弗律者則杖而逐之民有舊躬臺榭怙疆而陰持者則戢而刑之若迂官有廳則恢弘之橋堦西麗則增構之水馬二驛埃翳弗涓則拓而大之頰官堂廡庫隘弗崇則撤而嚴飾之一時同寅幕府之士又皆協恭畢力故能興起於治若此是又可記也繇茲政成使邦人永歌之則公之德之美於斯數者尙有微焉中大夫嘉興路總管府達魯赤花兼管內勸農事也列不干中順大夫同知嘉

興路總管府事間兒朝列大夫嘉興路總管府治中馬合
馬承德郎嘉興路總管府判官小雲失海牙承務郎嘉興
路總管府推官劉好禮承德郎嘉興路總管府推官陳惟
一承事郎嘉興路總管府經歷項文質將仕佐郎嘉興路
總管府知事馬臬將仕郎嘉興路總管府提控案牘兼照
磨承發架閣馬原道董工路吏王敬凌元士民陳敏王日
升等立石 烏鎮嚴子成刻

右碑篆額十字文正書二十二行在嘉興府此述郡
守忽魯丁修府事嘉議者階也萬夫長者海運萬戶
府也元正之節天壽之旦者當時朝賀于府治也得
郡之富埒一鄉者九姓是公廨亦資之閭閻同前辛

仲寶碑所云爭趨至于釋氏也後半卽其歷政而頌美之所謂嚴以勅法循以卹民也

元慶元路新修廟學碑

慶元路儒學新修廟學記

應奉翰林文字從仕郎同知 制誥兼 國史院編修

官陳旅撰

中順大夫瀾東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王安書

資德大夫瀾東道宣慰使都元帥 野德禮溥化篆額

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謂學所以化民而成俗也故善爲治者必建學以崇教化而任風紀師帥之職者不敢不以是爲己責也四明郡學唐開元

中立貞元中宣聖廟立宋天禧中廟與學徙郡東北陬建
炎中燬於兵而殿獨存宋在江左百五十載鴻生鉅臣蔚
然出乎句章其絃誦之舍宜益完且美矣我

世祖皇帝既統一海隅以孔子之道可以隆化基也乃興
起學校登用儒雅天下翕然向風至元十九年慶元廟學
災當時守臣務亟成室屋規制簡易二十八年始大營建
至大二年更造大成殿皆部使者作興焉歷歲滋久昔之
闕壯而炳綯者皆阨圯而黜闇矣重紀至元之四年冬廉
訪副使寧夏順昌公行部至郡首展謁廟下又環視口弟
子舍歎曰是出風化之地也而衰敝若此今不葺責在我
矣總管上饒張侯榮祖蹙然曰是吾責也於是廉訪公屬

侯卽圖之乃考學田之人徵宿逋縮浮費以庀材物工傭之需屬府判薊邱齊侯謙總程督事齊侯展布心力先葺禮殿新聖容爲壇稱神棲而加幕焉四配十哲暨從祀諸子皆飾其容觀在殿上者爲壇帟在兩廡者施承塵顯印圭璋之儀黼黻文章之盛來觀者若見聖賢於洙泗之上低徊而不能去也先是尊經閣椽楹棟榱皆朽蝨且壓論堂亦墜漏不足敵風雨矣至是悉以貞材代腐木以密瓦易疏覆以夷甍除壞階若殿門先賢祠八齋大小學庖庾莫不繕治又仍故址爲守神之祠范金以補禮器之未備者明年秋教授王菘學正薛元德以書來請記竊惟孔子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善天下者孔子則以之而善

萬世也其理具於人心而著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其教具於六籍而講於庠序行於邦國廟朝鄉黨家庭之間人知講學則孔子之道明孔子之道明則唐虞三代將不在堯舜禹湯文武而在乎今之世矣爲天下者不能使人人皆從道也故旣設校官教之又俾爲師帥者教而率之任風紀者又宣風化而飭厲之不以是道善其民是鄙其民不以是道善其身是不愛其身鄙民非仁不愛身非孝廉訪公與郡長貳以興學爲己責爲其民者蓋亦知所勸矣四明多寔學篤行之士而故家遺俗猶有存者父兄尙告子弟使究其所學者以有諸已黜澆習養厚德也魯人頌僖公能修泮宮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則化民

成俗之事亦有望於泮宮之諸賢焉至元五年七月九日
記

至元六年五月朔日立石

教授桂克忠 學錄王壽朋 主奉孔思樞 學正薛元
德 直學張用庚 司吏岑立道 茅士元鐫

右碑文正書二十六行在寧波府學此述廉訪副使
寧夏順昌公屬總管張榮祖修學府判蕭邱齊謙成
之教授王苾學正薛元德乞陳旅記之也所云至元
二十八年始大營建者卽廉訪陳祥所修王應麟所
記之文也至大二年更造大殿者副使趙宏偉命縣
丞賈思恭營之也此事見舊志張榮祖上饒人至元

三年任王荪金華人薛元德桂克忠王壽朋俱見舊志

兩浙金石志卷十六 廣州府糧捕通判新昌梁 輯刊

國學生布政司理問銜臨海洪贍埔校